



中国历史故事

(五)

张振华摇主编



目摇摇录

秦赵阨与之战·····	员
繻之战·····	源
晋楚鄢陵之战·····	郢
晋厉公之乱·····	郧
晋悼公图霸·····	苑
晋齐平阴之战·····	颀
齐庄公袭晋·····	隰
崔庆之乱·····	颛
弭兵大会·····	獠
太伯开吴·····	獒
季札请观周乐·····	颛
吴楚鸡父之战·····	颛
伍子胥佐吴·····	缘
子产相郑·····	缘
楚灵王之乱·····	颛
季氏逐君·····	远
司马穰苴用兵·····	源
专诸刺吴王僚·····	远
吴楚柏举之战·····	颛
卧薪尝胆·····	殄
卧薪尝胆的故事是真是假？·····	殄
西施的归宿·····	殄
笠泽争锋·····	颛

春秋国人反暴	愿苑
七国争雄	怨园
晋阳攻守	怨源
桂陵之战	怨怨
马陵之战.....	冤源
西门豹治邺.....	冤缘
吴起用兵.....	冤愿
商鞅变法.....	冤园
合纵连横.....	冤缘

秦赵阨与之战

阨与战役发生于周赧王四十五年，秦昭王三十七年，赵惠文王二十九年（公元前298年）。

秦为制服赵国，进攻战略要地阨与，由阨与威胁邯郸。赵军给秦军以沉重打击，使秦国遭到进入战国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。

赵武灵王政治革新，胡服骑射，国势日强，东灭中山国，向北拓地至云中、九原，东与燕、齐接壤，南与韩、魏连界，西部与秦国相邻，领有今河北西南部、内蒙古自治区南部、山西西北部、河南东北部之广大地区。赵国首都邯郸，西有太行山脉为屏障，南有洹水、淇水，有进可攻、退可守的广泛机动余地，战略意义重大。韩、魏、楚势力削弱后，赵成为唯一能与秦抗衡的国家。秦国自然不甘心赵国的强大而对赵进攻，形成秦、赵连续频繁的战争。

梗阳之战

周赧王二十七年（公元前282年），秦军对赵进攻，重点指向梗阳，经过战斗，秦攻占了这座城邑。

石城之战

周赧王三十年（公元前285年），秦、赵两王会于中阳，表面上双方比较和好，但不久秦又出兵袭占赵国蔺、祁两个小城。赵军也出动兵力迎击秦军，双方在石城附近交战，秦军打退了赵军，占领了石城。

光狼城之战

发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（公元前 284 年）。在此之前，秦军数度攻赵，交战多在边境地区。这次进攻则指向战略要地光狼城，并派遣对楚、对魏作战名将白起指挥，战争规模有逐渐扩大之势。秦军歼灭赵军 4 万人，占领光狼城后，没有继续推进，战争暂时结束。

阝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它地处太行山山脊，东有大道直达邯郸，西有通路至韩国之上党，为赵首都邯郸西面之战略咽喉要地。

周赧王四十五年，秦王于华阳战胜魏、赵，稳定中原形势后，接着派遣中更胡阳率兵通过魏国轵关，超过韩属上党，进攻赵国西部险要——阝与。阝与城战起，传至赵都邯郸。赵惠文王立即召集重要将相大臣商讨对策，当时出现了救与不救两种意见的分歧：

廉颇、乐乘等将领认为：“道远险狭，难救”主张不派兵援救阝与。赵奢则说：“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，将勇者胜”。赵王认为赵奢言之有理，能够胜任救阝与之重任。于是派赵奢为统帅，率兵前往援救阝与，巩固这个战略要地，解除对京都可能造成的威胁。

周赧王四十五年，赵奢率军由邯郸出发，行军 40 里即停止前进，安营扎垒，并命令军中说：“有以军事谏者死”。秦军到达武安以西，勒兵鼓噪，声势汹涌，武安城内屋瓦皆震。赵军有一中侯建议“急救武安”，赵奢以为违犯军令立即斩之，坚壁 40 日不动，并加紧加固营垒工事。赵军这种驻军筑垒、停留不进的情况被秦军派出的侦察人员发现后回

位与廉颇、蔺相如并列。赵奢以阼与之战，在诸侯各国间被列于名将之列，赵军的士气和战斗力也随之提高。

繻之战

楚国虽然在城濮之战中遭到重大的失败，但由于它长期以来都是南方地区的大国，地广民众，物产丰富，兵力充裕，因此仍具备着东山再起的实力。城濮之战后不久，楚国即主动同晋国讲和，以减轻来自晋国的压力，转移晋国的视线。在达到这一目的后，楚国就积极发展军力，伺机再次北上中原，同晋争霸。

晋国方面自取得城濮之战的胜利后，开始放松对楚国战略动向的警惕，而与原先的盟国秦国之间产生了矛盾。秦国要染指中原，争夺霸权，一心想越过黄河，锐意东进；而晋国要独霸中原，号令诸侯，也势必要扼阻秦的东进，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西方一隅。双方矛盾的激化，使两国间先后多次兵戎相见。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崤之战。在这场战争中，晋军虽然伏击秦军成功，使对方“匹马只轮未返”，取得战役上的大胜；但是在战略上却是失大于得，它使得秦晋同盟关系陷于瓦解，两国间战事频繁，秦国亲近楚国，从而极大地牵制了晋的力量，使之陷入侧背受敌的不利态势，战略上趋于被动，这就为楚国再次北进中原提供了客观上的帮助。同时，晋国内部这时也出现了问题，表现为君权削弱，君臣关系紧张，异姓大夫之间内讧不断，使得晋国社会政治动荡，军心士气涣散，不能集中力量应付强楚的挑战，这便促成了晋、楚优势地位的转换。

邲之战的序幕。

同年六月，郑国都城在被围数个月后，因得不到晋军的及时援助，虽经坚决抵抗，但终于为楚军所攻陷。郑襄公肉袒向楚军请和，为楚庄王所接受。楚军退兵三十里，派使臣与郑结盟，郑国以襄公弟子良入楚充当人质。

郑国是晋进入中原的通道，晋国自然不能允许楚国控制这里。所以当楚国围郑二个月后，晋景公就委任荀林父为中军元帅，率军救郑。然而晋国发兵已延误战机，开进又不迅速，所以当郑与楚媾和的消息传来时，晋军才抵达今河南省黄河北岸的温县地区，陷入了战略上的被动。

在决定下一步战略方案之时，晋军内部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执。荀林父认为郑既已降楚，晋军再去救郑就失去了意义，所以主张暂时不渡黄河，勒兵观衅，待楚军南撤后再进兵，逼郑附己。上军主帅士会赞成这一意见，强调兵只可观衅而动，楚军当时正处于有理、有利、有节的优势地位，现在同它作战对晋不利，主张另待时机，再树霸权。他们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，但是遭到中军副将郤穀的反对。他认为晋之所以称霸中原，是因为军队勇武，臣下尽力。如今丢掉郑国，称不得“力”；面临敌人而不打，称不得“武”，若是在自己手中失掉霸主地位，还不如去死。并强调“成师以出，闻敌强而退，非丈夫也”。在这种好战心理的驱使下，郤穀遂擅自率其部属渡河南进。他这种行为严重干扰了晋军统帅中枢的有效指挥，为晋军会战失败投下了阴影。

郤穀擅自渡河的事件发生后，晋下军大夫荀首即认为这么做必败无疑。这时司马韩厥就向荀林父建议道：“郤穀以

偏师攻敌，势必落败。您身为元帅，对此是负有罪责的，还不如命令全军渡河前进。这样即使是打了败仗，责任也是由大家共同承担。”荀林父犹豫不决，最后被迫传令全军南渡黄河，行至邲地（今河南衡雍西南），由西而东背靠黄河列阵。

楚军听说晋军渡河，内部也出了战与不战的分歧。令尹孙叔敖主张见好就收，及时撤兵，不同晋军作正面冲突；而宠臣伍参则在分析了晋军内部将帅不和、士气低落等弱点后向楚庄王建议同晋开战。楚庄王采纳了伍参的意见，打消了南撤的念头，转而率兵向北推进，抵达管地（今河南郑州市一带）。

就在大战一触即发的前夕，郑襄公派遣使臣皇戌前往晋营，以“楚师骤用而骄，其师老矣，而不设备”为由，劝说荀林父进攻楚军，并答应郑军将协同晋军作战。对郑国的这一劝战建议，晋军将帅中又发生了一场辩论。郤穀力主答应郑使的要求，赞成立即出战，认为打败楚国，招抚郑国，在此一战。下军副帅栾书则不同意这种看法，认为楚军实际情况并不是“骄”、“老”和“不备”，郑国来劝战，纯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，希望晋、楚速战速决，以战争的结局来决定郑国的去从。主帅荀林父一时犹豫于两派的意见之间，迟迟未能决断。

正在晋军进退不决之时，楚庄王遣使求见晋军主帅，表示楚这番出师北上，目的只是为了教训一下郑国，而并无与晋国作对的意思。士会代表荀林父答复说：晋、郑同受命辅佐周王室，如今郑怀有二心，晋特奉王命质问郑国，而与楚国无涉。回答得既坚定又有分寸。可郤穀对此大为不满，认

为荀林父谄媚楚国，便派中军大夫赵括用挑衅性的语言答复楚使：晋国出兵是为了把楚军从郑国赶走，为此，不惜同楚军交锋。这样一来，晋军内部的混乱分歧，便直接暴露在楚使面前，楚庄王从而掌握了晋军的意向和虚实。

为了进一步麻痹晋军，确保决战的胜利，楚庄王再次派人以卑屈的言辞向晋军求和。荀林父原先并无决战的决心，见楚军求和，即予以答应，并放松了戒备。这时，楚军就乘机派遣乐伯、许伯、摄政等人乘战车向晋军挑战，既打击了晋军的士气，又摸清了晋军的虚实。

楚军挑战后，晋军中两个心怀不满，希望晋军失利的将佐魏锜和赵旃，也要求前去向楚军挑战，未被允许，改为出使请和。这两人进至楚营后，擅自向楚军挑战进攻，结果恰好为楚军所利用，楚大军遂倾巢出动，猛烈攻打晋军各部，给前来挑战的晋军魏锜、赵旃部以沉重的打击，并乘胜进逼晋军大营。

这时，荀林父还在营中等待楚军派使者前来议和。楚军突然如潮而至，荀林父手足无措，大惊失色，竟然在恐慌中发出全军渡河北撤的命令，并大呼先渡河者有赏。这么一来，晋军更是陷于一片混乱，弃甲溃逃，拥挤于黄河南岸附近，争相渡河逃命。船少人多，渡河没有指挥。先上船的怕楚军追及，急于开船；未上船的跳下河中，手攀船舷，以至船只不能开动。结果引起一场自相残杀，造成船上断臂断指积成一堆，使晋军蒙受了重大的损失。

所幸的是，楚军并无压迫晋军于河岸聚歼的计划，晋军大部才得以渡河逃脱战场。另外，晋上军在士会的指挥下，预作准备，设伏挫败楚公子婴率领的楚左军进攻，有条不紊

地向黄河北岸撤退；又晋下军大夫荀首为营救其子荀莹而奇袭楚军先锋部队并取得成功，射死楚将连尹襄老，活擒公子谷臣。所有这些，也都起到了掩护晋军渡河的客观作用，减少了伤亡。

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，楚军取得邲之战的胜利。接着，楚庄王进兵衡雍，在那里以胜利者的身分修筑楚先君宫殿，举行祭河仪式和祝捷大会，然后撤军凯旋南还。至此，楚国北侵中原之势达于鼎盛，楚庄王终于登上了霸主的地位。

邲之战，是春秋中叶的一次著名会战，是当时两个最强大的诸侯国——晋、楚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，在作战中，楚军利用晋军内部分歧、指挥无力等弱点，适时出击，战胜对手，从而一洗城濮之战失败的耻辱，在中原争霸斗争中暂时占了上风。至于楚庄王本人，也由于这一仗的胜利，而无可争辩地挤入史所称道的“春秋五霸”行列。

晋军在邲之战中的失败，是由于援郑之师出动时机过迟；内部意见不统一，主帅荀林父缺乏威信并且遇事优柔寡断；轻信楚军的求和请求，放松戒备，给敌人以可乘之机；当战事全面爆发后，又惊慌失措，轻率下令渡河退却，自陷危境；渡河时未妥善实施防御，导致一片混乱。由此而丧失战争主动权，招致失败。

楚军的胜利，则在于作战指导的高明一筹。楚庄王亲自统率军队，指挥集中统一，不像晋军那样各自为政。在战前一再遣使侦查晋军的虚实，并佯作求和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和松懈晋军的防卫。在作战中，又通过挑战应战，由小战变为大战，迅速展开奇袭突击行动，终于一举击溃晋军。

邲之战的规模、影响和意义都不及城濮之战。此役楚

虽胜晋，但并未予晋军以歼灭性打击；晋军虽败，但并未真正大伤元气。这就为以后的晋楚继续争战保存了相当的余力。

邲之战后，晋、楚两国对中原霸权的争夺依然十分激烈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形势慢慢又变得对晋国有利。到了公元前 缘愿年，晋国在取得对秦麻隧之战的胜利后，已使自己处于争霸的有利的战略地位和历史时期。这时，长期以来威胁晋国西部、牵制晋国力量的秦国已被打败，实力大损，无力东顾；鞍之战后所形成的齐、晋同盟正处于相对巩固的阶段；中原地区大多数中小诸侯国臣服于晋；南方的吴国日趋兴盛，和晋国携手，与楚国为敌，对楚的侧后构成严重的威胁。所谓“今三强服矣，敌楚而已”（《左传·成公十六年》）。晋国只需待有利时机出现，即可与楚一战，以进一步巩固自己在中原的霸权。鄢陵之战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。

晋楚鄢陵之战

周简王十一年（前 缘缘年）春天，楚国以汝阴之地为代价向郑国求和，郑国投从于楚国，却因此激怒了晋国。晋厉公决定兴师伐郑，由栾书统率中军，士燮为副；由郤锜率领上军、以荀偃为副；由韩厥率领下军，郤至为新军的辅佐，荀偃留守，又派驎和栾黶到卫、齐、鲁等国请求出兵助战。郑国人听说晋国出兵，就派使者向楚国告急，楚共王决定援救郑国，命子反统率中军，子重率领左军，子辛率领右军。路过申地时，子反进见告老退休在申的申叔，讨教这次

把楚军的情况告诉了晋厉公。他还建议：楚军的精兵是中军的王率，若把晋军的精兵分为两路攻击楚国的左右军，而三军集中攻打楚王的亲兵，一定能大败楚军。晋厉公占卜后，听从了他的计谋。

战争开始，双方的军队都向前推进。步毅为晋厉公驾车，栾鍼为护卫；彭名为楚共王驾车，唐苟为护卫。栾书、士燮二人率领家兵夹侍着晋厉公前进，晋厉公所乘的车陷在泥沼中，栾书准备用自己的战车去载晋厉公，他的儿子栾鍼呵斥他走开，然后掀起厉公的车，把它拖出泥沼。

战场的另一阵地，晋将吕锜一箭射中楚共王的眼睛，共王召来神箭手养由基，给他两支箭，替自己报仇。养由基一箭就将吕锜射死。

晋将韩厥追赶郑成公，他的御者杜溷罗建议说：快追，以捕获郑成公。韩厥则认为不能侮辱一国之君，于是停止追赶。郤至追了上来。他的护卫建议说，派轻车赶到前方拦截郑成公，自己追上去把郑成公擒拿下来。郤至认为伤害国君要受到惩罚，也停止了追赶。

晋军英勇奋战，把楚军逼到险要的地段。养由基连射晋军，箭无虚发；大力士叔山冉抓起晋国士兵投击晋军的战车，把晋军战车的车轼都打断了，晋军这才不再追击，但俘虏了楚国的公子茂。

栾鍼望见前面子重指挥作战的旌旗，向晋厉公请求道：自己与子重有旧交，请派人代向子重进酒。晋厉公答应了他的请求，派使者持榼奉酒，到子重那边代为敬酒。子重说：栾鍼在楚国时与我有过交往，现在送酒一定是这个缘故。接过酒来一饮而尽，送走使者后又重新擂鼓作战。

鄢陵之战从早晨一直打到星光出现还没结束。子反命令军吏查看受伤的军士，补充士卒和兵车，并且修理铠甲武器，陈列战车马匹，唯主帅的命令是听。晋军也检查战车，补充士卒，秣马厉刀，号令饱餐一顿，再次祈祷，准备明日再战。同时还故意放走了楚国俘虏。楚共王得知这些情况，召子反来商量，结果子反因醉酒而不能前去进见。共王感慨地说：“这是上天要让楚国失败啊！我不能再等了。”于是连夜逃归。随即，晋军进入楚国的军营。楚军留下的粮食，晋军吃了三天。

楚军班师，到达瑕邑，共王派人对子反说：城濮之战，先大夫子玉使军队覆灭，当时国君楚成王不在军中，因而责任要由子玉来承担。这次战败，您不要认为是自己的过错，这是寡人的罪过。子反叩头认罪。令尹子重和子反平时有矛盾，就派人去说了一些讽刺挖苦和威胁的话，子反准备以死谢罪。共王派人赶紧去阻止，还没赶到。子反就自杀了。

鄢陵之战，晋国虽然大败楚国，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挫败楚军的精华，因而晋、楚争夺霸主的斗争仍然没有停止。

晋厉公之乱

晋厉公即位，在周简王六年（前缘缘年）。即位以后，颇有作为。首先是在即位的第三年（周简王八年，前缘愿年），率诸侯联军进行了麻隧之战，彻底击垮了秦国，解除了秦国从西方对晋国的威胁。之后，南向与楚争锋，在周简王十一年（前缘缘年）的鄢陵之战中击败了楚军，巩固了晋国的霸主地位。

但是，晋国自身的矛盾和危机，却在此时暴露了出来。按晋国的惯例，卿权太重。晋国当时执政的大族便有郤氏、栾氏、赵氏、范氏等。他们大权在握，发号施令，而作为君主的晋厉公反而并无太大的权力。上卿之间也矛盾重重。晋厉公即位以后，想加强自己的权力，重用胥童、夷羊五和长鱼矫等人，逐步削夺诸大夫的权力。因而厉公和诸大夫的矛盾越来越尖锐。在鄢陵之战作战之前，晋大夫士燮便看出晋国将要爆发一场内乱。因此，他不愿和楚军作战，反复强调“为人臣者，能内睦而后图外”、“不有外患，必有内忧”、“若外宁，则必有内忧”。与楚国作战，“战若不胜，则晋国之福也；战若胜，乱地之秩者也。其危害将大”。可是，晋在鄢陵之战中却偏偏打了胜仗。所以，士燮从鄢陵回来后，便让自己的祝宗祈祷自己赶快死去，因为他不愿意看到晋国即将发生的惨祸：“君骄侈而克敌，是天益其疾也，难将作矣。爱我者唯祝我，使我速死，无及于难，范氏之福也。”鄢陵之战后一年（前五七四年）的九月，士燮就死了。

晋厉公从鄢陵返回晋国以后，就开始动手削弱大夫之权，“欲尽去群大夫，而立其左右”。晋厉公所信用的胥童，因为自己的父亲胥克为郤氏所废（胥克原为晋下军佐，因患蛊疾而为执政郤缺所废），怨恨郤氏。大夫郤锜曾夺取过夷羊五家的田地，双方矛盾极深。夷羊五也深得晋厉公信任。另一大夫郤犇和长鱼矫争夺田地，郤犇将长鱼矫抓来戴上枷索，还把长鱼矫的父母妻子一起抓来，将他们和长鱼矫一起拴在车辕上。长鱼矫怨恨郤氏，而又取得了晋厉公的信任。晋国主要执政大夫之一的栾书，因为在鄢陵之战中郤至不听从自己的意见而出击并打败楚军，使自己丢了脸，也想